

轉角之間

「喀、喀、喀。」高跟鞋沉穩的踏在無人的磨石子地板上。那女孩將頭髮高高盤起，米白色襯衫以及深黑色高腰裙與那舊式建築劃出一道強烈對比；腳上那雙深紫色漆皮高跟鞋也格外引人注目，卻也十分聒噪。

小心且謹慎得宛如一隻走過屋脊的貓兒，輕蹣的拉開了那滿布塵埃與睡意的灰色鐵門，四十對目光同時對她奔來，一陣寧靜卻也夾帶著一陣尷尬；一點五秒的停滯，換來的是臺上教授默許。教室又迅速恢復以往的寧靜，甚至比以往更加沉默。

「艾莉，下午有空堂的話過來我的研究室，有個讀書會的事情需要跟妳討論一下。」當教室再度充滿了生氣與喧鬧時，講台上的蔡教授對我說。答應了教授，今天的行事曆上除了午餐與圖書館外又多添加了一筆，有些意外，但卻也是能夠處理的。

午餐，這是每天會在行事曆中記錄的一筆。很重要，卻也很不必要。

我搜尋著子學的身影在人海般的餐廳，特別在週一這午餐時段。窗邊位置我總可以看見他高挺的身影，今天也不例外的在那，一如往常。

他看見了我，對我招了招手。微笑是燦爛的，尤其是在週一淺淺的午後。餐桌上總是有著淺淺的微笑或生活瑣事相互攪拌，為這午餐添加了些滋味。

「艾莉，圖書館的書妳還了嗎？」摩托車上，他這樣子問我。

我搖搖頭。那本書似乎還躺在子學租屋處的床頭，靜靜的、不發出一點聲響。

子學載著我，順著學校的圍牆騎著他新買的摩托車，風是微涼並且參雜入秋氣味的。很快的，我們便抵達了他在學校附近的房子。

房間依舊是寧靜的，那本《檨寄生》安分的在我的手中，沒有開口。在蔡智恆的作品中，我特別喜歡這一本，內容是輕柔，也是種溫柔。子學在我身旁的桌上整理著講義，一邊輕撇著細小的目光不發出聲音的端詳著看書的我。

《檨寄生》我早已反覆看了幾次，但卻還是被其中文字以及海的意象深深吸引。

畢竟，我是個不能看海的人。

單程機票

已經是多久，其實腦海深層早已經放棄制式化的計算，只因為漫長是日子的形容詞，套用在我們稱之為想念的單位上。單程機票，Washington, D.C.——New York——Taipei，我想忘記這距離有多麼遙遠，但有時候記憶卻格外清晰。

或許，想念就是建立在單純之上吧。

入關、檢查、登機，一切都十分倉促卻也井然有序。唯一混亂的，我想，便是稱之為思緒的那個部分。那天的夜色是帶著水氣的，在靠窗的位置，雨水的痕跡格外醒目，而我特別在意的，是城市的燈火帶著一點扭曲。

終於，只剩下路燈替我們餞行。

光影以及雨水點綴遠方的華盛頓紀念塔，他的身影似乎還停留在那。而在機場中匆促接通的最後那一通電話，似乎沒有闔上話筒。

等待起飛，是每個人都經歷過的。「We are in the same boat.」有句英文這麼說，但可笑的，是我們不在船上。

在飛機上看不到海，特別是深夜，我這麼慶幸著。

將近 24 小時的飛行，是頭也不回的。請別說我的無情，畢竟眼淚墜落在地毯上的聲音，並沒有辦法傳達到他的耳裡。或許是因為這張單程機票，才會讓我的雙眼在隔天格外的充滿海的聲音。

但可笑的是，我卻看不見海。

越洋電話

回國，整理是最麻煩的一個部分。

除了行李之外的那個部分。

這段時間裡，學校是個必須的過程，也因此認識了子學，在一次沉悶的研討會上。

「妳怎麼一個人在這裡看天空？」那天我在會場中庭外，應該是發呆、或應該是喘口氣，身後的聲響這麼問著。

好老套的詢問。我那時心想，卻不自覺笑了。

他的開朗總是格外引人注意，也十分讓人意外。但我擅自猜測，他會如此受歡迎的原因，也是由他的深層肌膚發出的體貼還有令多數女孩為之傾心的身影。

「為什麼妳會想讀中文系呢？」在某個深夜的暢談還有 City Café 的陪伴，子學問著。

「因為《檳寄生》，」我說：「我也想像荃一樣，在海與夕陽之間被一個人發現。」

他有些困惑，卻笑了。隨即……

「跟我交往，好不好？」他這麼問。受寵若驚的我搖了搖頭，淺淺的笑了。而只見子學臉上也掛著難為情的苦笑。

「真的很苦。連手上那杯 City Café 都是苦的。」這是他後來告訴我的。

我想念海，綿延的聲響是溫柔也是問候，豐厚卻不吝於訴說。但我卻始終沒有去看海，在飛機降落的那一刻開始。因為行李是厚重的，而繁複的包裝以及堆疊，總是讓人格外的難以拆卸。

禱告的時候，我總期待空氣中能夠讓我嗅出一些想念。開始學習寫信，連同台灣的天氣一起寄出。因為讓墨水跨過海洋總是容易許多，噢！還有質地細膩的聲音。

子學總是陪著我聆聽許多書籍、許多回憶、許多有關於校園的氣息，但我總渴望從天空裡聽到海的聲音，而這卻是他沒有辦法帶給我的。畢竟海對於許多人來說，意義都過於單純，但對我而言卻相對得複雜。

越洋電話總是讓人眷戀的抱起整個話機，單純的看著象牙白的捲線墜落、拖地。緩緩的，就像是等待時的響鈴一般，規律並且深刻。

呼吸是輕柔的，也小心翼翼的。我想適時的帶著充滿歡笑的聲音還有幾句簡單問候，這樣告訴自己，因為自己總是在那短短的幾分鐘內暫時失控。這，也包括了我不怎麼完美的英文發音。

他總是忙碌，但是我喜歡在空氣中填充他那獨有卻難以覆蓋的聲音。即使短暫，卻格外濃厚。

對子學說起，我總笑稱對岸那個「他」是我遺忘的包裹。

「忘了帶回來就算了，再挑一個新的吧！」子學他總這樣說著。

日子像是被螞蟻啃食般，緩慢、卻為數驚人。

這段時間的國際電話卡壽命總是不長、子學總是每天中午準時約我去吃飯，我懂這種頻率被稱之為追求，卻不懂怎麼拿捏，就跟一般為數眾多的女孩一樣。

盆栽

已經忘了確切的日期，但那一天的記憶卻仍是清晰的。在中秋節後那個仍是炎熱的下午，拗不過執意邀請的子學，拜訪了他在學校附近的租屋處。陰涼且筆直的走廊給人短暫的消暑，有那麼點愜意。

咖啡黃的木門傳達出一種厚實感，卻不讓人感覺隔閡。而門後卻才是令我驚艷。

映入眼簾的是一排盆栽，映著翠綠。整齊而有秩序的散發出不可被打破的寧靜，很簡單，卻也難以忽視。

直覺似的，我走向了那一排寧靜的光景，很輕。

「艾莉，」子學從我身後走來，拿著一盆紫色夏堇「這給你。我想妳可能會喜歡，所以一起買了。」

這意外的禮物讓我表現的雀躍，說真的，那房間裡頭的光景以及香氛讓我對那排小巧的盆栽們依依不捨。而夏堇，她則如成熟女人般勾引我的目光，有些欲罷不能。

很輕的，我從子學手上接過那紫色身影，我將她暫置於子學那稍嫌凌亂的書桌上，並燦爛的道謝。

「不客氣。」忽地、沒有預期地，他牽住我的手向我身前跨了一步，抱著我略為驚嚇而僵直的身子，說：「答應我好嗎？」

一點五秒的沉默，我想這包含了思考的部分。我再次搖頭，輕緩的掙脫並往身後退了一步。面容上映著的，是苦笑。

「我很抱歉。」他的臉上也盡是尷尬並帶著苦澀的笑容，其實我不喜歡這個部分。

「沒關係。That's OK. Never mind.」

盆栽是沉默的，這便是它們與海浪不同之處。

翠綠帶的是風的聲音，一如同某天與子學在圖書館時，無意間翻閱到的那段文字：「夏堇花語：請想念我。」我不自覺的看著子學並端詳起他與書架間的距離，試著計算出想念與被想念的方程式。

夏堇是不善等待的，單季生的植物容易讓人遺忘，所以格外璀璨。而唯一能夠體會的，也只有善變的風、或多情的陽光。她們沉默，卻也期待自己能夠被想念，在將來的哪一天。就像牆邊列隊送行的盆栽們，回歸，是它們共同的渴望。

偌大的圖書館總是廣闊，這讓我足以拉長了思緒並且仔細的盤繞在每個書櫃上。伴隨著那高跟鞋的喃喃自語，以及香水到處留下的痕跡。

對於子學，我想，朋友總是個比情人更好的選項。他是優秀的，這我無庸置疑的能夠確定。我不願意因為尷尬而與他拉扯出一道距離，讓彼此無法跨越；畢竟，對這份友誼而言，未免太不划算。

「Don' t forget me.」尚未回國之前，那個藍灰色的夜晚，他這樣對我說。

我不如風的善變，卻祈禱能夠擁有著海水的忠誠。

無聲的海，繁衍出了海浪；如同吻別的那個夜晚，記憶中是寧靜，可卻也催化了那我們稱之為悸動的那個部分。

我將在美國的照片一一洗出，並且張貼於書桌上那濃艷的夏堇前，整齊並且繽紛。而其中，我特別喜歡一張與他一同在一場派對上的合照，青澀、卻難忘；雖然照片因晃動而模糊，但記憶卻因想念而清晰。

「You are my sunshine, Elly.」我仍記得那天在日落時分，紫紅色的天空以及身旁派對的聒噪環繞著，喧囂使眾人沒有特別注意在露臺上的我們，那麼的小心翼翼，如同赤手輕輕摘起蒲公英的孩童般；那個喧鬧的當下，他無預警的牽起我，這樣對我說著。

胸口，那條十字架項鍊卻十分清晰並且耀眼，不管是我的……或是他的。我已記不得了，究竟我是對他燦爛的微笑著、或只是在面頰上帶著淺淺的紅暈。記憶是矇矓，卻也繪出了憧憬。

就像清晨的海，那樣的模糊。

第十一根菸

磨石子的地板，淺淺的、不能夠反射出什麼光景。

結束了與教授的對談，幾件事情以及淡淡發出鉛筆味道的筆記終於有了能夠喘息的縫隙。而沒有人的長廊讓回音格外清澈，思緒也難得像日光般澄靜。

我在樓梯的轉角暫停，下意識的摸了摸右後方的口袋。一只咖啡的菸盒，靜靜的還剩下十根菸殘存其中。我挑起其中一根，點燃、吸氣、輕吐，屬於菸草的味道隨即湧現，伴隨著鮮豔的橘紅化成了黑影，轉而昇華成白煙之後特別濃烈。

「妳……」是子學，還有充滿訝異的神情。從他的眼神，我彷彿看見那種期待到驚訝，接著變質成失望的情緒。子學對我，是失望的。我可以明確的了解、並且解讀他面容上的一字一句。隨即，他轉身，我卻不想追上前去。

是……該轉彎了。

每個路口都有個可以歇息的轉角，我們選擇停留、選擇繼續前行。相遇，是一種眷戀；但是眷戀，卻不能夠算是另一種相遇。畢竟，沒有回應的回音，不能夠算是回音；沒有人相遇的路口，只是我們彼此與時間的相逢。

就像那株已經漸漸凋謝的夏堇，她的花語依舊不變，只是……許多事情總是會變質的，不論是她像煙火般消失的那樣迅速與璀璨，或是像一塊正被蠶食的葉子，漸漸、緩緩，它們總在改變，以不同的速率改變。

如果說「他」是海洋，那麼子學就是一陣風。風，總是夾帶著眷戀，還有多情，不能留、也留不住；相反的，包容，是我對海洋的形容、以及永恆。

我不願意看海，並不是不能看海，只是，海給了人太多的希冀以種種眷戀。

西蒙·波娃的《越洋情書》中寫道：「我渴望能見你一面，但請你記得，我不會開口要求見你。這不是因為驕傲，你也知道我在你面前毫無驕傲可言；而是因為，唯有你也想見我的時候，我們見面才有意義。」

我不願意看海，並不是不能看海。